

壇經四士本

江泓 夏志前 点校

六祖文化丛书

 羊城晚报出版社

壇經四大本

江泓 夏志前 点校

六祖文化丛书

羊城晚报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坛经四古本 / 江泓, 夏志前点校. —广州: 羊城
晚报出版社, 2011. 11
(六祖文化丛书)
ISBN 978-7-80651-928-8

I. ①坛… II. ①江… ②夏… III. ①禅宗-佛经-
中国-唐代 ②坛经-注释 IV. ①B9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24383 号

六祖文化丛书·坛经四古本

封面题字 孟 浩
责任编辑 赫子仪 胡艺超 麦丽芬
责任技编 张广生
装帧设计 广东同文
责任校对 胡艺超
出版发行 羊城晚报出版社 (广州市东风东路 733 号 邮编: 510085)
发行部电话: (020) 87133824
出 版 人 吴 江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佛山市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兴旺路 6 号)
规 格 889 毫米×1194 毫米 1/16 印张 8.625 字数 180 千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51-928-8/B·31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而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六祖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 任 顾作义 黄 斌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必文 刘斯翰 吴 江 何初树 林有能

罗貽乐 夏志前 倪 谦 程小琪 释传正

序

岭南虽偏于一隅，开发较晚，然以其地缘区位之胜而成为印度佛教海路来华之首站——“西来初地”，在千百年历史嬗替变迁中，素为中国佛教禅宗之重镇。岭南生六祖，实有其内在之因缘。

印度佛教于两汉时期东传华夏，开始了与儒道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冲突、融合的漫长过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印度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代高僧大德筚路蓝缕、躬身践行，取得巨大成就，但至慧能以前，佛教中国化的进程终未完成。慧能在历代祖师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以其特有的大智慧，融儒、道、佛三教文化于一炉，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南宗顿教禅法。

慧能创立的禅宗，其思想精髓指佛为性，以清净释心性，也就把佛教从宗教信仰转变为心性修养与境界追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慧能真正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终于成了中国佛教的正统，成了中国佛教的代名词，六祖慧能也被誉为中国佛教的创始人。

慧能出生、成长于岭南，故作为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南禅文化，不仅促进了岭南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地域文化从渐趋成熟到全面确立，还使岭南文化长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放求新的特色，通过以南禅文化为载体影响中原文化，增加了中原等地文化的开放度和活力。

六祖慧能之《坛经》，集中了慧能的佛禅机理，是中国南宗禅的衣钵，是唯一一部中国人写的、被誉为“经”的佛教经典，迄今有敦煌、惠昕、契嵩、宗宝四大版本传世，并有英、日、韩等多文种译本，流布世界。六祖慧能之南禅经其法嗣的弘扬，传续着南禅法脉，历千年而不衰，其中临济、曹洞两宗，不但在中国本土枝繁叶茂，还迈出国门，走向五大洲。当下寰球之禅宗弟子，无一不是六祖慧能南禅之裔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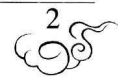
同时，慧能缔造的佛禅机理和哲学思想为岭南文化注入生机和活力，成为岭南文化一面鲜明的旗帜。慧能的思想对中国宋明理学的影响至巨至深。其禅法对中国的诗歌、绘画、书法、舞蹈、音乐、建筑风格等文学艺术的影响也是深远而广泛的。以禅

入诗、入画、入书、入舞，诗僧、画僧、书僧、乐僧以及佛教建筑风格，成了唐宋以降中国文学艺术的亮丽风景。

六祖慧能对中国佛教、中国文化、禅宗及禅宗文化的发展厥功至伟，对世界文明的进步贡献良多。无怪乎当年武则天和唐中宗曾两次下诏并派特使来韶州迎请慧能入宫内供养，向慧能问法，在慧能婉辞不赴后，又颁圣旨褒扬慧能对国民教化之功；唐宋以降的历代君王，多有赐谥；唐代三大文豪王维、柳宗元、刘禹锡均为慧能撰写碑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称慧能为伟人……这一切，昭示了慧能不但是中国佛教禅宗的祖师，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是岭南文化一张亮丽的历史名片。

我们要宣传六祖慧能这样一位杰出的岭南历史人物。慧能虽是中国禅宗的祖师，岭南文化的历史名片，但并未广为人知，即使是岭南人，知其事者也不多。所以，宣传、介绍六祖慧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他、认识他，进而认识岭南文化，是今天岭南人的职责。这几年，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去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建设文化强省纲要，把每年举办六祖慧能文化节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我们要利用这一平台，采取各种形式，多方面、全方位宣传六祖慧能。

如今，羊城晚报出版社出版《六祖文化丛书》，正是贯彻、实施建设文化强省纲要的一个举措。出版这套丛书有利于深入挖掘和开发岭南文化资源，塑造岭南文化新形象；有利于提升岭南文化高度，让世人从历史现实和岭南文化的视角重新认识广东；有利于向世界展示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对于打造南禅文化品牌，促进岭南文化的发展、促进人的身心和谐必将有着积极的意义。



张其成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前言

佛教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凡夫与佛的区别在于佛性之明与不明。但不论明暗，此佛性并不会有一丝毫之得失或改变。佛教因此设立种种教法和修持方式来对治无央劫数以来层层覆盖佛性光明的无明习气，以达到觉悟。这是一种被佛教内部认识为长期而艰苦的修习方式，需要累生累劫不断地积累和持续地努力。达摩在中国所开创之禅宗的意义在于，他在佛教传统修学教法以外，别开一实践途径，不再采取单一由外而内抽丝剥茧的方式，而是直提性体，用本具佛性的光明来消尽无明障蔽，从而使得原本数劫的工程可以在一生当中完成。达摩提倡的这种教法起初并不能被中国佛教界普遍接受，艰难单传至五祖弘忍时，才有了禅宗教团的雏形；到六祖时期，经由六祖惠能及神秀等人的努力才得以发扬光大。尤其是惠能一支的南宗禅，经由唐末到了宋代，一跃而成为中国佛教最主要也最重要的流派之一。

中国禅宗六祖惠能^①（638—713）是中国佛教史上极为重要的僧人。他的禅学思想核心是“吾所说法不离性体”，要求学人“变动弗居而常大定；不思善恶以体会之，时见己过以磨研之，广行饶益以运用之”。

六祖的南宗禅不但对于中国佛教思想走向影响深远，意义重大，而且还极大程度地冲击、启迪着中国唐宋以来的思想界、哲学界、文学界、艺术界等。由今回溯，禅宗文化与禅的思想，已经与中华传统的文化相互激荡，深度融合，难以分割。近代以来，禅的思想与禅的文化更加为中外的学术界、思想界所青睐，相关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栋。单对署名在六祖惠能名下作品的各版本整理就已到了完备而繁复的程度，但普通读者所能接触到的，仍旧以通行宗宝本《坛经》为主。

^①禅宗六祖之名讳，古籍中有“惠能”、“慧能”两种写法，本书所收录的《坛经》四古本中，两种写法均有出现。一般而言，学界采用“慧能”之说，而教界惯用“惠能”，此处遵从汉传佛教界习惯，取“惠能”二字。



为了使更多的读者能全面了解历史上不同时期流通的各版本作品，本书特选取了《坛经》四个有代表性的版本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解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口诀》以飨读者。

二

由六祖惠能弟子所集结的记述着惠能生平事迹、语录的《六祖坛经》，是中国佛教著作中唯一被奉为“经”的文献，也是禅宗修持所依据的重要经典。《坛经》在流传过程中曾多次被修改增删，这些抄本，有的早已佚失，有的保存至今。按时间顺序介绍如下^①：

一、《坛经》祖本（或称法海原本），由法海集记而成。成书时间当在惠能去世的唐先天二年（713）至神会在滑台与北宗僧人辩论禅门宗旨的开元二十年（732）左右。该本早已佚失。

二、敦煌原本，为现存《坛经》的最古本。当成书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至贞元十七年（801）智炬（或作慧炬）编撰《宝林传》之前。现在发现五种敦煌本《坛经》的写本或残片：敦煌本（又称斯本，斯 5475 号，现藏伦敦大英图书馆，首尾完整，中间有数行脱字，字迹拙朴，错漏多）、北京本（北京图书馆藏“冈”字四十八号，胶卷号 8024，只有全本三分之一的文字）、旅顺关东厅博物馆旧藏本（原有四十五叶，2009 年底博物馆找到原件全本，现正在整理中。该本是敦煌本中唯一有明确纪年的本子，抄于公元 959 年）、敦博本（甘肃省敦煌市博物馆藏 077 号，首尾完整，字迹清晰娟秀，现存版本中品相最好）、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有”字七十九号残片（仅存四行半文字），此外还有西夏文本，从格式和内容字句来看，它们源自于同一底本《坛经》，最接近《坛经》祖本的版本。1923 年，日本学者矢吹庆辉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从斯坦因掠来的敦煌文献中发现此一新的《坛经》写本（斯本），加以校勘，收入《大正藏》，对佛学研究界的震撼与启发巨大。本书也因此选取此一重要版本供读者对读。

三、惠昕本，是北宋乾德五年（967）惠昕的改编本。据惠昕的序，他认为“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为便于世人阅读，他将《坛经》分为两卷十一门。此刻本后流传日本，20 世纪 30 年代在日本京都兴圣寺被发现，世称兴圣寺本。兴圣寺本是现存较敦煌本稍晚的第二古本。此本在日本昭和八年安宅弥吉影印之，有铃木大拙先生解说，共印二百五十部。铃木先生曾送赠胡适之先生一部，胡先生为此本专有考证。本书收录了此版本。

^①关于《坛经》版本的研究，诸多前辈学者都有细腻详尽的说明，此处文字系以杨曾文、李申二位先生的说明为主要参照，整合其余众贤之研究而成。



四、契嵩本，成书于北宋至和三年（1056）。北宋工部侍郎郎简《六祖法宝记叙》中讲述到当时流通的《坛经》“为时俗所增损，而文字鄙俚繁杂，殆不可考”，看到契嵩撰写《坛经赞》，便希望资助契嵩将《坛经》加以订正、刊印。两年后契嵩得到“曹溪古本”用以校勘，编为三卷，此即所谓的契嵩本。郎简批评的《坛经》当为惠昕原本，而契嵩得到的用以校勘的“曹溪古本”，大概是《曹溪大师传》，契嵩据此在《坛经》中补入惠能在韶州遇到刘志略，从其姑听读《大涅槃经》的典故，惠能去世后“七十年”的预言及与印宗论佛性等情节。契嵩本后为元代的德异本、宗宝本《坛经》所继承。

五、德异本，刊印于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德异认为他那个时代流行的《坛经》（或为敦煌本，或为宋以后十分流行的惠昕本）“为后人节略太多，不见六祖大全之旨”，又说自己幼年曾见过一种“古本”（当即契嵩本），后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在一位“通上人”处找到此古本“全文”，于是在吴中的“休休庵”将此本照原样加以重刊。此即所谓德异本。德异本可看作是契嵩本的再刊本。

六、宗宝本，成书于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是明以后最通行的《坛经》版本。明永乐《南藏》（密）、《北藏》（扶）、《嘉兴藏》（扶）、房山石经[万历四十八年（1620）刻石]等都收有此本，流通的单刻本也多属此本。宗宝自言因有感于契嵩的《坛经赞》，开始留心《坛经》，出家后“续见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灭。因取其本校讎，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入弟子请益机缘，庶几学者得尽曹溪之旨”。与德异本相比，宗宝本没有重大变动。本书收录了此版本。

七、曹溪原本，此当即契嵩本的再刊本。现存明成化七年（1471）刊印的《坛经》的编排、内容与朝鲜流行的德异本《坛经》完全相同。正文虽与德异本同，但没有德异的序，附记又不同，特别没有仁宗、神宗追赐惠能谥号的记述，很可能就是编于北宋至和三年（1056）的契嵩本。此本《坛经》多次刊印。据清顺治九年（1652）刊本《坛经》的跋文，明成化本刻于曹溪，被称为“曹溪原本”，从明至清刻印过四次，是有意不用“宗宝改本”而刊印流通的。据此，契嵩本、德异本与曹溪原本可看作为同一系统，出入不大，本书即收取此版本。

除《坛经》以外，还有一些署在惠能名下的作品，比如本书附录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解义》（二卷）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口诀》（一卷）。一般认为这两部作品应该是伪作，即托名之作。但这两部对《金刚经》的注释，却对明末乃至清朝的《金刚经》注，有重大的影响，其中的言句、思想也被后代作品大量采用，甚或有学者认为，研究惠能思想及影响，决不能忽略这两部作品。因此编者也将其收录书中，呈与读者参考阅读。



■ 目 录

一 敦煌本坛经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1

二 惠昕本坛经

韶州曹溪山六祖师坛经（大乘寺本）/23

三 宗宝本坛经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41

四 原曹溪本坛经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69

附录

1.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解义 /99
2.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口诀 /124



敦煌本坛经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授】无相戒^①

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惠能大师于大梵寺讲堂中升高座，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受【授】无相戒。其时座下僧尼道俗一万余人，韶州刺史等【韦】据【璩】及诸官寮三十余人，儒士余人，同请大师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刺史遂令门人僧法海集记，流行后代；与学道者承此宗旨，递相传授，有所于约，以为禀承，说此《坛经》。能大师言：善知识，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大师不语，自净心神，良久乃言：善知识净听。惠能慈父，本官【贯】范阳，左降迁流【缺字“岭”】南，【缺字“作”】新州百姓。惠能幼小，父小【少】早亡。老母孤遗，移来【缺字“南”】海，艰辛贫乏，于市买【卖】柴。

忽有一客买柴，遂领【令】惠能至于官店。客将柴去，惠能得钱。却向门前，忽见一客读《金刚经》。惠能一闻，心名【明】便悟，乃闻【问】客曰【曰】：“从何处来持此经典？”客答曰：“我于蕲州黄梅悬【县】东凭墓山，礼拜五祖弘忍和尚。见【现】令【今】在彼门人有千余众。我于彼听，见大师劝道俗但持《金刚经》一卷，即得见性直了成佛。”惠能闻说，宿业有缘，便即辞亲，往黄梅凭墓山，礼拜五祖弘忍和尚。

弘忍和尚问惠能曰：“汝何方人，来此山礼拜吾？汝今向吾边，复求何物？”惠能答曰：“弟子是领【岭】南人，新州百姓。今故远来礼拜和尚，不求余物，

^①该本是敦煌所出五种《坛经》抄本之一，斯 5475 号，现藏伦敦英国图书馆。该本被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48 册 No. 2007，本书收录本即是以大正藏所收稿本为底本加以点校。文中凡（ ）中皆为底本原文小字，凡【 】中皆为本书编著者所加校注。



唯求佛法作。”大师遂责惠能曰：“汝是领【岭】南人，又是獼獠，若为堪作佛？”惠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姓【性】即无南北。獼獠身与和尚不同，佛姓【性】有何差别？”大师欲更共议，见左右在傍边，大师更不言。遂发遣惠能，令随众作务。时有一行者，遂差惠能于碓坊踏碓八个馀月。

五祖忽于一日唤门人尽来。门人集记【讫】。五祖曰：“吾向与【汝】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门人，终日供养，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汝等自姓【性】迷，福门何可救汝？汝【缺字“等”】忽【总（摠）之讹字】且归房自看，有知【智】惠【慧】者，自取本姓【性】般若知之【之智】，各作一偈呈吾。吾看汝偈，若吾【悟】大意者，付汝衣法，禀为六代。火急急！”

门人得处分，却来各至自房，递相谓言：“我等不须呈【澄】心用意作偈，将呈和尚。神秀上座是教授师，秀上座得法后，自可于【依】止，请【偈】不用作。”诸人息心，尽不敢呈偈。

时大师堂前有三间房廊。于此廊下供养，欲画《楞伽变【缺字“相”】》，并画五祖大师传授衣法，流行后代为记。画人卢玲看壁了，明日下手。

上座神秀思惟：“诸人不呈心偈，缘我为教授师。我若不呈心偈，五祖如何得见我心中见解深浅？我将心偈上五祖呈意，即善求法【求法即善】，觅祖不善，却同凡心夺其圣位；若不呈心【缺字“偈”】，修【终】不得法。”良久思惟，甚难！甚难！甚难！甚难！夜至三更，不令人见，遂向南廊下中间壁上题，作“呈心偈”，欲求于【衣】法。“若五祖见偈，言此偈语，若访觅我，【此处疑缺句】我宿业障重不合得法。圣意难测，我心自息。”

秀上座三更于南廊下中间壁上，秉烛题作偈，人尽不和【知】，偈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佛【拂】拭，莫使有尘埃。

神秀上座题此偈毕，归房卧，并无人见。

五祖平旦遂换【唤】卢供奉来南廊下画《楞伽变【缺字“相”】》。五祖忽见此偈，请记【读讫】，乃谓供奉曰：“弘忍与供奉钱三十千，深劳远来，不画变相也。《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如流【留】此偈令迷人诵。依此修行不堕三恶【缺字“道”】。依法修行人有大利益。”

大师遂唤门人尽来，焚香偈前。人【令】众人【人】见，皆生敬心。“汝等尽诵此偈者，方得见姓【性】。于【依】此修行即不堕落。”门人尽诵，皆生敬心，唤言：善哉！

五祖遂唤秀上座于堂内门【问】：“是汝作偈否？若是汝作，应得我法。”秀上座言：“罪过，实是神秀作。不敢求祖，愿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小【少】智惠【慧】、识大意否？”五祖【祖】曰：“汝作此偈，见即来【未】到，只到门前，尚未得入。凡夫于【依】此偈修行，即不堕落。作此见解，若觅无上菩提，即未



可得。须入得门，见自本姓【性】。汝旦【且】去，一两日来思惟，更作一偈来呈吾。若入得门，见自本姓【性】，当付汝衣法。”

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

有一童子，于碓坊边过，唱诵此偈。惠能一闻，知未见姓【性】，即识大意。能问童子：“适来诵者，是何言【衍字】偈？”童子答能曰：“作【你】不知，大师言，生死是【事】大，欲传于【衣】法，令门人等各作一偈来呈看，悟大意即付衣法，禀为六代。褐【祖】有一上座名神秀，忽于南廊下书《无相偈》一首。五祖令诸门人尽诵，悟此偈者，即见自姓【性】；依此修行，即得出离。”惠能答曰：“我此踏碓八个馀月，未至堂前。望上人引惠能至南廊下，见此偈礼拜，亦愿诵取，结来生缘，愿生佛地。”

童子引能至南廊下，能即礼拜此偈。为不识字，请一人读。惠【缺字“能”】问【闻】已，即识大意。惠能亦作一偈，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提着，呈自本心：

不识本心，学法无益。

识心见姓【性】，即吾【悟】大意。

惠能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

佛姓【性】常青【清】净，何处有尘埃？

又偈曰：

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

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

院内从【徒】众，见能作此偈，尽怪。惠能却入碓坊。

五褐【祖】忽见惠能但【偈】，即善【衍字】知识大意。恐众人知，五祖乃谓众人曰：“此亦未得了。”

五祖夜知【至】三更，唤惠能堂内，说《金刚经》。惠能一闻，言下便伍【悟】。

其夜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法及衣。“汝为六代祖，衣将为信禀，代代相传。法以心传心，当令自悟。”五祖言惠能，“自古传法，气如悬丝，若住此间，有人害汝。汝即须速去。”

能得衣法，三更发去。五祖自送能于九江驿。登时便悟祖处分：“汝去，努力将法向南，三年勿弘此法。难去，在后弘化，善诱迷人。若得心开，汝悟【吾】无别。”

辞违已了，便发向南。

两月中间，至大庾【庾】岭，不知向后有数百人来，欲拟头【疑为“捉”】惠能、夺于【衣】法。来至半路，尽总却回。唯有一僧，姓陈名惠顺，先是三品

将军，性行粗恶。直至岭上来趁，犯【把】着惠能。【缺字“惠能”】即还法衣，又不肯取。“我故远来求法，不要其衣！”能于岭上，便传法惠顺。惠顺得闻，言下心开。能使惠顺即却向北化人来【衍字】。

惠能来衣【于】此地，与诸官夺【寮】、道俗，亦有累劫之因。教是先性【圣】所传，不是惠能自知。愿闻先性【圣】教者，各须净心闻了，愿自余【除】迷，于【如】先代悟。（下是法）

惠能大师唤言：善知识，菩提般若之知【智】，世人本自有之，即缘心迷，不能自悟。须求大善知识，示道见性。善知识，遇悟成智。

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惠【慧】为本。第一勿迷言惠【慧】定别。定惠【慧】体一不二，即定是惠【慧】体，即惠【慧】是定用；即惠【慧】之时定在惠【慧】，即定之时惠【慧】在定。善知识，此义即是【缺字“定”】惠【慧】等。学道之人作意，莫言先定发惠【慧】，先惠【慧】发定，定惠【慧】各别。作此见者，法有二相。口说善，心不善，惠【慧】定不等。心口俱善，内外一众【衍字】种，定惠【慧】即等。自悟修行不在口诤。若诤先后，即是【缺字“迷”】人，不断胜负，却生法我，不离四相。一行三昧者。于一切时中，行住座【坐】卧，常真【行】真【直】心是。《净名经》云：真【直】心是道场，真【直】心是净土。莫心行谄曲【曲】，口说法直。口说一行三昧，不行真【直】心，非佛弟子。但行真【直】心，于一切法上无有执著，名“一行三昧”。迷人著法相，执一行三昧。真【直】心座【坐】不动，除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若如是，此法同无清【情】，却是障道因缘。道顺【须】通流，何以却滞？心【缺字“不”】住在【法】【缺字“道”】即通流。住即彼【被】缚。若座【坐】不动是，维摩诘不合呵舍利弗宴座【坐】林中。善知识，又见有人教人座【坐】，看心看净，不动不起，从此置功。迷人不悟，便执成颠。即有数百盘【般】如此教道者，故之【知】大错。

善知识，定惠【慧】犹如何等？如灯光：

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

灯是光知【之】体，光是灯之用。

【缺字“名”】即有二，体无两般。

此定惠【慧】法亦复如是。

善知识！

法无顿渐，人有利钝。

明【迷】即渐劝，悟人顿修。

识自本【缺字“心”】，是见【见自】本性。

悟即元无差别，不悟即长劫轮回。

善知识。我自【此】法门，从上已来。顿渐皆立，无念无【为】宗，无相无



【为】体，无住无【衍字】为本。何明【名】为【无】相？无相，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不念。无住者，为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续】无有断绝，若一念断绝，法身即是离色身。念念时中，于一切法上无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系缚”。于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以无住为本！

善知识，外离一切相是无相。但能离相，性体清净是【衍字】。是以无相为体。于一切镜【境】上不染名为“无念”，于自念上离镜【境】，不不【衍字】于法上念生【生念】。莫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一念断，即无别处受生。学道者用心，莫不息【识】法意。自错尚可，更劝他人迷；不自见迷，又谤经法。是以立无念为宗。即缘名【迷】人于镜【境】上有念，念上便去【起】邪见，一切尘劳妄念从此而生。

然此教门立无念为宗。世人离见不起于念，若无有念，无念亦不立。无者无何事？念者【缺字“念”】何物？无者，离二相诸尘劳【缺字若干】。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缺字“自”】姓【性】起念，虽即见闻觉之【知】，不染万镜【境】而常自在。《维摩经》云：外能善分别诸法相，内于第一义而不动。

善诸【知】识，此法门中，座【坐】禅元不著【看】心，亦不著【看】净，亦不言【缺字“不”】动。若言看心，心元是妄，妄如幻故，无所看也。若言看净，人姓【性】本净，为妄念故，盖覆真如。离妄念，本姓【性】净。不见自姓【性】本净，心起【起心】看净，却生净妄。妄无处所，故知看者，看却是妄也。净无形相，却立净相，言是功夫。作此见者，章【障】自本姓【性】，却被净缚。若不动者，【缺字“不”】见一切人过患，是性不动。迷人自身不动，开口即说人是非，与道违背。看心看净，却是障道因缘。

今记【既】汝【如】是，此法门中，何名座【坐】禅？此法门中，一切无碍。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去【起】为“座【坐】”；【缺字“内”】见本姓【性】不乱为“禅”。何名为禅定？外杂【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外若有【著】相，【缺字若干】内姓【性】不乱，本【缺字“性”】自净自【曰】“定”。只缘境触，触即乱，离相不乱即“定”。外离相即“禅”，内外【衍字】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故名“禅定”。《维摩经》云：即是【时】豁然，还得本心。《菩萨戒【缺字“经”】》云：【缺字“我”】本须【元】自姓【性】清净。善知识，见自姓【性】自净，自修自作，自姓【性】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

善知识，总须自体【听】，与受【授】无相戒。一时逐惠能口道，令善知识见自三身佛：

于自色身归衣【依】清净法身佛。

于自色身归衣【依】千百亿化身佛。

于自色身归衣【依】当来圆满报身佛。（已上三唱）



色身是舍宅，不可言归。向者三身，在自法性，世人尽有，为名【迷】不见，外觅三如来，不见自色身中三性佛。善知识，听汝善知识说，令善知识衣【依】自色身见自法性，有三世佛。此三身佛从性上生。何名“清静【缺字“法”】身佛”？善知识，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姓【性】。

思量一切【缺字“恶”】事，即行衣【于】恶；

思量一切善事，便修于善行。

知如是一切法尽在自姓【性】，自姓【性】常清静，日月常名【明】。只为云覆盖，上名【明】下暗，不能了见日月西【星】辰。忽遇惠【慧】风吹散，卷尽云雾，万像参【森】罗，一时皆现。

世人性净，犹如清天。

惠【慧】如日，智如月，智惠【慧】常名【明】。

于外看【著】敬【境】，妄念浮云盖覆，自姓【性】不能明。故遇善知识开真【正】法，吹却名【迷】妄，内外名彻【明澈】，于自姓【性】中万法皆见。一切法自在姓【性】，名为“清静法身”。

“自归衣【依】”者，除【缺字“不善心及”】不善行，是名“归衣【依】”。

何名为“千百亿化身佛”？不思量，性即空寂；思量即是自化。

思量恶法，化为地狱；

思量善法，化为天堂；

毒害化为畜生；

慈悲化为菩萨；

智惠【慧】化为上界；

愚痴化为下方。

自姓【性】变化甚名【明】，迷人自不知见。一念善，知惠【智慧】即生。【缺字“此名‘自性化身佛’。”】

【缺字“何名‘圆满报身佛’？”】

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

莫思向前，常思于后。

常【衍字】后念善，名为报身。

一念恶，报却千年善心；

一念善，报却千年恶灭【业】。

无常【始】已来，后念善名为“报身”；从法身思量即是“化身”；念念善即是“报身”。自悟自修，即名归衣【依】也。皮肉是色身，【缺字“色身”】是舍宅，不在归依也。但悟三身，即识大亿【意】。

今既自归依三身佛已，与善知识发四弘大愿。善知识，一时逐惠能道：

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



法门无边誓愿学，无上佛道誓愿成。（三唱）

善知识，“众生无边誓愿度”，不是惠能度善知识。心中【此二字疑为衍字】众生各于自身自姓【性】自度。何名“自姓【性】自度”？自色身中邪见、烦恼、愚痴、名【迷】妄，自有本觉性，将正见度。既悟正见般若之智，除却愚痴迷妄，众生各各自度。

邪见【来】正度。

迷来悟度。

愚来智度。

恶来善度。

烦恼来菩萨【提】度。

如是度者是名“真度”。

“烦恼无边誓愿断”，自心除虚妄。

“法门无边誓愿学”，学无上正法。

“无上佛道誓愿成”，常下心行，恭敬一切，远离迷执，觉知生般若，除却迷妄，即自悟佛道成，行誓愿力。

今既发四弘誓愿讫，与善知识【缺字“授”】无相忏悔，【缺字“灭”】三世罪障。

大师言：善知识！

前念、后念及今念，【缺字“念”】念不被愚迷染，从前恶行一时【缺字“除”】，自姓【性】若除即是忏悔。

前念、后念及今念，念念【缺字“不”】被愚痴染，除却从前矫【矫】诳心，承【永】断名为自性忏。

前念、后念及【缺字“今念”】，念念不被瘡【疽】疾染，除却从前疾垢【妒】心，自性若除即是忏。（已上三唱）

善知识，何名“忏悔”？【缺字“忏”】者，终身不作；悔者，知于前非。恶业恒不离心，诸佛前口说无益。我此法门中，永断不作名为“忏悔”。

今既忏悔已，与善知识受【授】无相三归依戒。

大师言：善智【知】识，

归衣【依】觉，两足尊；

归衣【依】正，离欲【缺字“尊”】；

归衣【依】净，众中尊。

从今已后，称佛为师，更不归衣【依】余邪名【迷】外道。愿自三宝慈悲灯名【明】。

善知识，惠能劝善善【衍字】知识归衣【依】三宝。

佛者，觉也；